

·临证撷华·

本文引用:侯秋月,史锁芳.史锁芳教授运用“六经欲解时”辨治肺系疾病举隅[J].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2018,38(2):181-184.

史锁芳教授运用“六经欲解时”辨治肺系疾病举隅

侯秋月¹,史锁芳^{2*}

(1.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苏 南京 210029;2.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江苏 南京 210029)

〔摘要〕介绍史锁芳教授运用“六经欲解时”辨治肺系疾病经验。结合史教授临床病案咳嗽从“少阳、阳明欲解时”论治;发热、咳嗽先后从“阳明、太阴欲解时”论治;哮喘从“厥阴欲解时”论治,分析史老师运用“六经欲解时”的思路和方法,观察其临床疗效。运用“六经欲解时”辨治肺系病症疗效确切,“六经欲解时”理论具有积极的临床应用价值。

〔关键词〕 伤寒论;六经欲解时;咳嗽;哮喘;史锁芳

〔中图分类号〕 R222.2

〔文献标志码〕 B

〔文章编号〕 doi:10.3969/j.issn.1674-070X.2018.02.015

Professor Shi Suofang's Experience in Treating Pulmonary Disease with the Theory of the Recovery of the Channel Disease

HOU Qiuyue¹, SHI Suofang^{2*}

(1.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Jiangsu 210029, China;

2.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Jiangsu 210029, China)

〔Abstract〕 The experience of Professor Shi Suofang in treatment of lung diseases with the theory of "the recovery of the channel disease" were introduced. Cough was treated through the theory of the recovery of Shaoyang and Yangming channels; fever and cough were treated through the theory of the recovery of Yangming and Taiyin channels; asthma was treated through the theory of the recovery of Jueyin channels. The thoughts and methods of the theory of "the recovery of the channel disease" by Professor Shi were analyzed. The theory of "the recovery of the channel disease" shows obvious clinical effect in treating pulmonary disease.

〔Keywords〕 *Treatise on Febrile Diseases*; theory of the recovery of the channel disease; cough; asthma; Shi Suofang

“六经欲解时”出自《伤寒论》,是指各经在其所属时间里,借势天时,经气正旺,功能活动相对强盛,故祛邪却病正当其时。《伤寒论》六病是以时间为纲领归类疾病的^[1],如“太阳病欲解时,从巳至未上”;“阳明病欲解时,从申至戌上”;“少阳病欲解时,从寅至辰上”;“太阴病欲解时,从亥至丑上”;“少阴病欲解时,从子至寅上”;“厥阴病欲解时,从丑至卯上”。“欲解时”中以地支记法来作论述^[2],借

以说明六经在一昼夜中各有当旺之时。根据这一理论,指出六经病不论自愈或症状减轻,或服药后病愈得快,都须借助于该经经气旺盛之时。其当某一病在其欲解时,人体正气也正循行集中于这一部位,有驱邪外出之机,则病欲解^[3]。因而临床应抓住“欲解时”这个有利时机,采取针对病机的有效治疗措施,因势利导,以取得最佳效果。

史锁芳教授为江苏省中医院主任中医师,南京

〔收稿日期〕2017-10-29

〔作者简介〕侯秋月,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医内科学呼吸系统疾病。

〔通讯作者〕*史锁芳,男,主任中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E-mail:jsssf2006@126.com。

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中医药治疗肺系疾病临床研究30余载,学验俱丰,临证善用仲景之法,疗效卓著,近年来对仲景“六经病欲解时”理论及其应用价值领悟有加,临床常常藉其取得捷效,笔者有幸侍诊左右,获益良多,兹结合抄方所见,将其应用经验介绍如下,以飨同道。

1 验案举隅

1.1 咳嗽从“少阳、阳明欲解时”论治

胡某,男,39岁,2017年3月20日初诊,患者咳嗽反复发作6~7年,干咳为多,每于秋冬季节加重,遇冷即发。今诉早上7:00~8:00、傍晚17:00~18:00咳嗽为甚,口苦,咽干,胃纳可,二便调,苔薄黄,质暗红,脉细弦。史老师考虑其早上7:00~8:00、傍晚17:00~18:00发病,符合“少阳、阳明欲解时”特点,遂予小柴胡汤、小承气汤化裁,处方:党参15g,柴胡10g,法半夏10g,黄芩10g,炙甘草5g,大枣10g,生姜3片,炒枳壳10g,厚朴10g,生大黄10g(后下),7剂,日1剂,水煎,去渣取汁,分2次服。

二诊:2017年3月28日。患者诉服上方后傍晚17:00~18:00咳嗽已除,但早7:00仍稍有咳嗽,且遇冷易咳,怕冷,苔薄白,质暗红,脉细。根据目前病症表现,史老师予撤除“小承气汤”(炒枳壳、厚朴、生大黄),加麻黄4g,细辛3g,制附子5g,7剂。

三诊:2017年4月5日。诉服用上方3剂后,早7点咳嗽即缓解,7剂服完,咳嗽即止,怕冷感也明显缓解,苔脉同前。又拟原方7剂巩固。

按:患者初诊时咳嗽发作于早上7~8点,符合少阳欲解时(凌晨3时至上午9时),该时间段少阳枢机不利,阳气升发受阻,郁于半表半里,此时选用少阳病主方小柴胡汤,可疏解半表半里之邪,转枢阳气,畅达被郁之枢机,恢复其“枢机”功能,以便阳气升发则邪易转出而愈。且患者有“口苦,咽干,脉弦”等表现,也符合少阳病提纲证“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也”。患者傍晚5~6点时咳嗽也较为剧烈,该时段符合阳明欲解时(下午3时至晚上9时),寓意阳明不阖,阳气下降受阻,故同时合用小承气汤以通降阳明,恢复阳明阖机,则病向愈矣。二诊时患者傍晚5~6点咳嗽已除,故撤除小承气汤,因其早7点仍咳,故续用小柴胡汤使邪从阴转出阳分;因患者怕冷,且“遇冷易咳”,故又据证加用麻黄附子细辛汤

以温阳驱寒,药证相合,故获捷效。

1.2 发热、咳嗽先后从“阳明、太阴欲解时”论治

徐某,女,69岁,2017年3月27日初诊。有高血压、间质性肺炎病史10余年,患者3天前因外出受凉,出现下午4~5点发热,体温最高达39℃,自觉恶寒,口干,口苦,恶心欲吐,心慌,烦躁,头晕,时有胸中灼热疼痛,无咳嗽咳痰,无鼻塞咽痛,四肢乏力,纳食差,二便调,舌暗红,苔薄黄干,脉细。根据表现,考虑太阳表邪侵及少阳,故史老师选用柴胡桂枝汤和解太少之邪,因其发热时段在下午4~5点,符合“阳明欲解时”,史老师合用小承气汤:桂枝10g,白芍15g,炙甘草5g,柴胡10g,法半夏10g,黄芩10g,大枣10g,生姜3片,党参15g,煅龙骨20g(先煎),煅牡蛎20g(先煎),枳壳10g,厚朴10g,生大黄10g(后下),3剂,日1剂,水煎取,并嘱在发热前(即15:00前)服用1次,隔1h再服用1次。

二诊:2017年4月2日。诉服用上方3剂下午4~5点发热即退,但诉晚间9~10点咳嗽,痰少质粘,咽干,咽痒,食纳差,腹泻,大便日行3~4次,便稀溏,舌质暗红,苔薄干,脉细弦。考虑其晚9~10点咳嗽,符合“太阴欲解时”,故史老师选用太阴主方理中汤治之;另从患者表现看还寓“风燥”之像,故史老师合用桑杏汤:党参15g,白术10g,干姜6g,炙甘草5g,桑叶10g,桑白皮10g,杏仁10g,桔梗6g,浙贝母10g,炒山栀10g,南沙参15g,梨皮1圈(自加),7剂。

三诊:2017年4月10日。诉服上方4剂咳嗽即缓解,现晚上偶有咳嗽,无其他不适,舌质红,苔薄干,脉细。拟原方14剂巩固。

四诊:2017年4月26日。服药14剂后诸症即除。

按:本案患者久患“高血压、间质性肺炎”,正气已虚,正虚感邪,难以驱邪外出,太阳病邪不解,易传少阳,故患者表现“恶寒、发热”“口苦,口干,恶心欲吐”之象,“太少合病”,故史老师选用柴胡桂枝汤外散太阳、和解少阳。因发热于下午4~5点始作,符合“阳明欲解时”(下午3时至晚上9时),寓意阳气合降受阻,故史老师加用小承气汤通降阳明以利恢复阳明之“合”。另患者同时有阴阳失和、阴不敛阳、冲气上逆、虚阳上浮(“心慌、烦躁”),故史老师又配以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平冲潜阳。嘱在发热前服药终获汗

出热退之效。二诊时患者“咽干、咽痒、苔薄干”,诊为肺燥失濡,拟桑杏汤清宣润燥,又因其晚上9~10点咳甚,符合“太阴欲解时”(从亥至子上),太阴为阴中之至阴,此时脾气来复,阳气降已而升、重新由内升发,然患者便溏易泻,脾阳不足,无力升发驱邪外出,故此时应采用驱寒助阳,顺应“阳气降已而升”的状态,故史老师拟太阴主方理中汤温脾阳、开太阴,方证丝丝入扣,用药步步为营,故获良效。

1.3 哮喘从“厥阴欲解时”论治

王某,女,45岁,于2017年1月10日初诊。宿有哮喘病史20年,近日受凉作咳,白天以咳白色泡沫痰为多,以凌晨1~2点喘咳为重,憋闷,喉鸣,需吸“信必可”喘始得平,胃纳可,二便调,舌苔白滑,舌质暗红,脉细弦。气道激发试验阳性,呼出气一氧化氮(FeNo):65ppb。结合该患者表现,史老师认为白昼寓“外寒内饮”之机,而凌晨1~2点喘咳又符合“厥阴欲解时”(丑至卯上),故采用昼夜不同的方药治疗,即白天给予小青龙汤化裁;夜间服用乌梅丸加减。白天服用小青龙1号方:麻黄5g,桂枝10g,干姜9g,法半夏10g,白芍15g,炙甘草9g,细辛3g,五味子10g,射干10g,重楼15g,地龙15g,7剂,嘱早饭后半小时服用1次(第二天同时段再服用1次);晚间服用乌梅丸2号方:乌梅35g,细辛3g,肉桂4g,黄连3g,黄柏10g,当归10g,党参15g,川椒4g,干姜5g,制附片5g,8剂,水煎服,嘱晚饭后半小时服用(第二天同时段再服用1次)。

二诊:2017年1月27日。诉服用上方后凌晨1~2点喘咳已明显缓解,现遇冷稍咳,舌苔薄干,质暗红,脉细弦。拟1号方续服7剂,2号方续服8剂。三诊:2017年2月10日。诉服完上方,夜间1~2点喘咳、憋闷、喉鸣诸候均已消失,但仍遇冷、疲劳后稍有咳嗽,且易于感冒,干咳无痰,咽干,苔薄黄干,质暗红,脉细,据目前表现患者寓“肺虚感寒夹火,肾虚失纳”之机,故史老师据证治以温肺驱寒降火、益肾纳气法,选用陈氏运气证治方紫菀汤合麻黄细辛附子汤、金水六君煎化裁:党参20g,黄芪30g,白芍10g,紫菀10g,杏仁10g,桑白皮10g,地骨皮10g,炙甘草5g,麻黄4g,细辛3g,制附片6g,生姜3片,大枣10g,熟地黄20g,当归10g,陈皮6g,法半夏10g,茯苓10g,六神曲10g。14剂。

四诊:2017年2月15日。14剂服完,现遇冷不咳,诸症不显,复测FeNo:21ppb。

按:该患者受凉引发咳喘,结合苔脉,辨证当属寒痰伏肺,风寒引触,肺失宣畅,肺气上逆,治疗上以温肺化饮、散寒平喘为法,拟小青龙汤化裁。因患者气喘好发于凌晨1~2点,符合“厥阴病欲解时(从丑至卯上)的特点,顾植山教授云:“太阴为开,少阴为枢,厥阴为阖,故病至厥阴,两阴交尽,由阴转阳,一阳初生。若阴阳两气不相交接,阳气难出,此阴盛阳衰故也。”^[4]故史老师选用厥阴主方乌梅丸疏利厥阴、抑阴助阳、促使厥阴阖机。因药证相合,故二诊咳喘明显缓解,予原方续服。三诊时夜间咳喘已止即停用乌梅丸,史老师观其“遇冷咳嗽,易于感冒,脉细”乃肺虚之候,又蕴“咽干,苔薄黄干”等郁热之象,故予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所载运气方紫菀汤化裁。又因“遇冷及疲劳则咳、易于感冒”也蕴虚寒肾虚失纳之机,故又配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合金水六君煎意,充分体现了“求其至者,气至之时也,谨候其时,气可与期,失时反候,五治不分,邪僻内生,工不能禁也(《素问·六节藏象论》)”的学术思想^[5]。

2 讨论

六经病欲解时是根据“天人合一”理论为依据,按时间诊疗学的思维方法,诊断治疗疾病,早在《内经》就有所记载。如《素问·生气通天论》云:“故阳气者,一旦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6]古人认为气在自然界的运行与气在人体中的运行是一致的^[7],自然界阴阳之气的盛衰消长影响着人体气机的升降出入。《伤寒论》六经在各自所配属的时间区域内,阳气运行于该经,得天时之助,经气旺盛,便于驱邪外出,使病易解,从而达到“顺天之时,而病可与期”的最佳治疗效果,体现天人相应理论,还蕴含着丰富的重阳思想^[8]。

“六经欲解时”寓三阴三阳、开阖枢时间位象特征。三阴三阳最初是对昼夜时间的划分。老子《道德经》中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由此而“三生万物”,形成了“一分为三”的思维模式^[9]。《素问·阴阳离合论》提出“三阴三阳不应阴阳”,指明天地阴阳的变化不是一分为二的阴阳法则,而是依时间、方位以取“象”^[10]。龙砂医学流派代表性传承人顾植山认为三阴三阳的划分是以阴阳气的盛衰变化为

依据^[1],将自然界阴阳气的盛衰变化描述为一种周期性的离合运动,认为三阴三阳是阴阳气化的离合,而阴阳的离合运动可呈现出开、阖、枢3种时象。论开阖枢者,早在《素问·阴阳离合论》就有记载:“三阳者,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三阴者,太阴为开,少阴为枢,厥阴为阖。”^[12]。顾植山教授临证善于运用运气学说“开阖枢”理论阐述病机,认为自然界及人体之阴阳气化运动,终不离“开阖枢”^[13]。而开阖枢为阴阳二气三阴三阳转化之门户^[14],同时把持阳气的升降出入,开、阖、枢发生障碍必然会导致人体的阴阳失调,升降出入紊乱,从而引起疾病的发生。六经“三阴三阳”于天地相应各有气旺主时,三阴三阳以开阖枢的有序动态变化各藉其主气随其旺时而解^[15]。然“欲解”是谓患者阳气逢天阳趋势之助,而非“必解时”,也有可能出现不解,正邪斗争激烈而表现症状加重者。“欲解”应该理解为想解决问题的趋势,六经病虽然藉其主气旺时而解,然关键在于邪正进退的情况。因此只有在自身阳气转旺,正气渐盛的情况下才有自解的可能。

“六经欲解时”对临床指导意义后世医家多未重视,甚至存有疑义。全国统编教材《伤寒论讲义》云:“论中六经皆有欲解时一条,因尚不能指导临床,当存疑待考。”^[16]但临床运用欲解时解决却很广泛。史老师近年来,在顾植山教授的影响下,潜心揣摩五运六气理论和“六经欲解时”的临床运用价值,颇多感悟和心得,用治肺系病症常有得心应手之获。笔者跟师临证也颇多启迪,深感“六经病欲解时”理论确实对处理具有时间特征的临床案例具有指导运用价值,甚合“审察病机,无失气宜”(《素问·至真要大论》)之旨^[17-18]。

本文所举案例多属兼夹病症,侍诊所见临床还会遇到同一病例寓几个时间段同时发作的案例,每每发现,史老师都能灵活运用“六经欲解时”理论,并遵“三阴三阳”“开阖枢”之旨及昼夜阳气运行规律,“谨候气宜,无失病机”,因势利导,常获事半功倍之效。如上述病案1中符合“少阳、阳明欲解时”,选用小柴胡合小承气汤。病案2则出现治疗后发病时间的转变,由开始的“阳明欲解时”转变为“太阴欲解时”,方随机转,顺势而为,效如桴鼓。另外,史老师在

运用“六经欲解时”论治疾病时,也常遵《内经》“必先岁气,无伐天和”旨意,与相应的运气证治方结合运用,明显提高了效果,如本案3中合用陈氏运气方“紫菀汤”,符合《内经》“因时调之”之意。史老师常常告诫学生临床运用不能拘泥胶固,正如《素问·五运行大论》所云:“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务须随机应变,因时识宜,庶得古人未发之旨,而能尽其不言之妙也。

参考文献:

- [1] 宋玉山.《伤寒论》六病欲解时的含义[J].光明中医,2015,30(10):2065-2066.
- [2] 张 贝,赵明芳.浅谈《伤寒论》中六经欲解时[J].四川中医,2015,33(2):20.
- [3] 纪如峰.浅析六经病欲解时[J].河南中医,2016,36(3):373.
- [4] 陶国水,顾植山.当“厥阴病欲解时”用乌梅丸[N].中国中医药报,2015-05-15(4).
- [5] 史锁芳.必先岁气无伐天和[N].中国中医药报,2015-07-16(4).
- [6] 于 峥.《伤寒论》六经病欲解时考释[J].陕西中医,2007-06(11).
- [7] 魏冬梅.论升降出入[J].陕西中医,2010,29(12):1636.
- [8] 罗 毅,姜孟林.浅论“六经病欲解时”体现的重阳思想[J].四川中医,2015,33(1):20.
- [9] 熊益亮,张其成.中医三阴三阳思维的形成[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5,30(9):3061-3063.
- [10] 谢 胜,刘园园.三阴三阳开阖枢机红外热像图模型的构建及其在六经辨证论治指导价值的初探[J].世界中医药,2016,11(7):1202-1206.
- [11] 杨洪艳.三阴三阳开阖枢理论对月经周期理论新解[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6,22(11):1457.
- [12] 郭霁春.黄帝内经素问校注[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341.
- [13] 江 红.从三阴三阳开阖枢论治失眠[J].光明中医,2016,31(19):2777.
- [14] 王 雷,明子荐.顾植山教授“三阴三阳太极时相图”的启示[J].中医学报,2017,32(6):971-974.
- [15] 莫 婷,老膺荣.“六经病欲解时”临床病案举隅[J].中国医药导报,2017,14(10):100.
- [16] 顾植山,陶国水,陆 曙,等.龙砂医学流派概要[J].江苏中医杂志,2016,48(10):68.
- [17] 唐 农.从人体阴阳结构谈谈对《伤寒论》六经实质的认识[J].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2018,38(1):7-12.
- [18] 史锁芳.“六经欲解时”的临床应用[N].中国中医药报,2016-06-02(4).

(本文编辑 贺慧娥)